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三

東筦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昂煒 校

丁亥成化三年○二月太學士彭時省親還京○三月

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

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

○召羅倫還復為南京翰林院脩撰尋以疾辭歸○貴

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為

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

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

山都掌蠻
作亂

先是山都掌蠻叛，據大壩山，菁險，破合紅，上九縣，乃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鷲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羊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閔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板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躋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窾幽暗，不可入，室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上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衛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勦功兼大理寺卿。

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勲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孫者，不在此限。

國初必須經書通大義，然後授職，故恩而無濫，近日惟論父任或善鑽刺，即曳日不論矣。

按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以世其祿，備載于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敘，正一品子，于正五品敘用，從一品子，于從五品敘用，二品以下，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次王事者，乃得錄廕，于是我朝任子無復前代之濫矣。

封周太后弟周壽慶，雲伯周或長寧伯壽進爵為侯，壽子璋瑾瓚瑛或子瑋瑒皆授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

非，体非法

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庄田。○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

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懲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千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上嘉納之○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叅將湯胤勳力戰死之○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王翱以疾致仕尋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翱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第宅上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宿朝房門無私謁權勢屬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遭變故無他虞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建州女直董山寇遼東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率兵討之永樂初旣以大寧之地與朶顏等三衛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于開源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賞賜殊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

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據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畀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自北虜也先猖獗建州女直海西朶顏等衛三種之胡遂皆歸之而海西女直野人之有名者卒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至是建州

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遂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上命趙輔李秉率漢番京邊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寧輔秉以山不可宥請誅之九月分左右中三軍各路而進期日會于虎城至期朝鮮亦兵萬人過其東走賊遁我軍檣巢而擒斬若干人邊境賴以寧○十一月

吏部尚書王翱率贈大保謚忠肅○翱歷仕五十二年第宅服食未嘗改于舊後家無餘財人謂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加焉

謫翰林編脩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討莊

景爲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景南京行人司副先是有旨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燈

其疏曰移此視所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天舜之聞

善决江河
省此冗費
以活流離
困之民賞
征伐勞役
之士時以
爲名言
翰林四諫

立十二團
營京營之
制

火詩爲明年上元賞玩。懋與仲昭景同疏上極諫。奏入。忤旨。廷杖。並調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出自草茅。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還。時稱翰林四諫。○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翼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前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肆營陣。三千以肆巡哨。神機以肆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二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抽選三大營精兵。分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楊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

耕田之法
雖不可行
然比方平
原沃野千
里。游漫使
勢要得占
爲難。田其
可惜也。
與擇往之
意相左。

征。卽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此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十二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經營制度之大畧也。○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旣而釋之外。戚周或與真定。武強縣民爭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步之。部推韶往。韶至。即所環視。周匝不復步田。徑歸。自劾。不能步田之罪。奏曰。○一○語○說○定。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汗下。以補高。穰則資高。仰以補汗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詔以田歸民。因下部。歸織衣。備獄科。

前朝率爲
及任雖在
遷論猶然
近日遷空
如傳舍然
猶滋速化

道交救得釋。先是詔以 詔論都御史張蔭倖進。事下
獄。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于時。詔福建蕭田人
何謂步田。據民田籍而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爲
餘田。得四十七項。或尙不滿。故有是命。○擢山東左布
政彭誼爲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景
太中以脩禮河堤功。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荊等關。天
順改元。忤權貴。遷紹興知府。民告饑。發倉賑之。或謂當
奏 上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
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踰月。
而倉復盈。先是郡官田稅重。耕者多流移。適負誼請計

畝起租。減重增輕。民便之。又因服築白馬關。鹵壓不入。
漑良田若干頃。一郡蒙其利。九載滿。擢山東布政使。再
轉副都巡撫。

李孜首江西人爲吏犯罪巡按御史楊守隨追問充
軍逃至京師以符水黃緣人禁中得幸授太常寺丞
與禮部侍郎萬安深相結納守隨還朝劾孜首罪
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武林苑監丞

或曰羅倫
之詞文與
有力焉

戊子成化四年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夏陝西固原
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國初殘元平
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
射獵爲生。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
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徙意。乘時劫掠。藏匿逋逃。事覺上

司捕之急會叅將都指揮劉清守構指揮馮杰復逼索各上達賄物各上達怨之滿四遂糾衆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屋高數十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聞朝廷命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達伯任瑋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各帥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定麾兵急趨石城軍士勞困饑渴爲賊所襲官軍遂大敗賊勢益猖獗○六月慈懿皇太后

當如徽號
時文達主
之文憲贊
之今文憲
主之姚嬖
督遂成嘉
禮千古無
議

錢氏崩皇太后上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附廟禮部尙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已而上御文華殿

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上曰慈懿太后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聖孝上曰朕豈

圖畫

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皇上再三申勸聖母以終大事上領之即日晚時等具疏進備

此舉禮幾失而歸正彭時等回淨之力也

言耐葬耐廟所以體先皇篤夫婦之懿昭今上全于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出妻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上感動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呼萬歲而退○秋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閣道傍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以都督同知劉玉為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滿四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三
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為監督復以
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九
月彗星見掃三台○冊宮人萬氏為貴妃萬氏侍上
于東宮司盥櫛譎智善媚至是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
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父貴為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
授都督同知兄通亦為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皆授
官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
陰結通妻往來于家朝士劉吉以下羣趨其門彭時因
彗不允因疏請脩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
心為至緊伏望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

及毅此舉
李文達視
之應有規
色

宗社大計又言黜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上優詔答之○十月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
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
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詢誠于外輅奏
言臣嘗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加納如脩撰羅倫輩
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上釋之復
其職○刑部郎中彭韶陳蔽政未終者四一日正家之
法二日馭宦之術三日持儉之德四日用人之道不報
○給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言昭德宮進膳不
減中宮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祗席雖微而懸象

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于愛專情至之所？又言宜罷征稅，以蘇困。發內帑以賑濟，僧徒過于信待，賞賚無節，玩好太多，礦場採辦悉宜停止。上嘉納之。○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情甚巨測。陳其有可敗者三策，下部議時不能行。

平滿四

自程萬里之言不行，而曾銑之計不用，後無復為河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啓各邊多事之虜愷哉。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賊聞朝廷出師，退保石城。官軍至固原，分兵為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羗伯毛忠恃勇，領卒登山仰

廢略俱非

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歿，我軍遽退。項忠卽陣斬一千戶，以徇衆。稍定，遠近聞忠敗，益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詢詢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待援師。卽據賊水草，畧其旁地。賊夜出汲，設伏擒之。賊饑渴益困。時朝廷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兵部懼賊乘勝，恐劉玉等不

可謂朝廷
有人

項襄毅坐
刑叛逆之
績不下充
國彭文憲
至謙明桃
亦不媿魏
補

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嫌其張皇。欲止之。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賊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廷臣羣然附和。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歿。我

近日簡除
權歸內閣
吏部推陞
惟據撫案

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陽虎豹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見勢不可爲。夜潛出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回寨。擒滿四來獻。虎豹允諾而去。明日忠等整兵伏于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擒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賊平。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與賊先後二十餘戰。矢石如雨。畧不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于用人尤謹。每

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玚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此類是也。宣德正統間。二楊用事。敕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其權總歸吏部。時有舉不當。上意者。命吏部專行之。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親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官意也。于是吏科給事中沈瑤等。合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

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不欲朕舉行何耶。顯有情弊。其寃治之。于是廷臣不敢復言。既數月。薦擢者頗愜輿論。乃知楊文貞之確見也。于是遂定簡除保舉官員。

已丑。成化五年正月。論平滿四功。擢劉王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千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兩廣都指揮劉濤。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罷。秉素介剛。不阿人意。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貌言書判。四書律之人。益

怨焉大臣有忌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祭酒陳鑑為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慍，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焉。○給事中蕭彥莊劾李秉任情行私，且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上令三法司會官議聞，于是多官會鞠彥莊坐奏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至任委署縣印，以科罰過重為怨家所殺，聞者快之。○擢吏部左侍郎崔恭為吏部尚書，尹旻調左侍郎，調禮部右侍郎葉盛為吏部右侍郎。○閏二月己未，雨霾，天氣昏濛，黃塵四塞。己卯日變，白土四塞。○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

劉珣、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闇等二百五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以少詹事萬安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書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刻剝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

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乞子，累遷至少詹事，內閣缺，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歿，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托貪賄為事，認萬貴妃為同宗，多結宦官為內援云。

鹽賊錢厚糾眾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

事董寬討擒之。○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

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召巡撫寧夏右副都

御史張瑩為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城皆土築，瑩至始

楊清嘗謂陝西沃壤若得人方灌漑，不煩餽餉自然饒。

甃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永樂所
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爲變。瑩受密敕。撫安之。得
無事。瑩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尙書。○上復御經筵。親
于朝。贈故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謚忠文。○
十一月。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
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
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
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
府于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
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唇齒。廣東籍廣西之兵力。廣西

籍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頗高。議論之際。甲可
乙否。宜如魯等所請。上命兵部會議。舉其人。以聞。次
年春。以太監陳瑄總鎮兩廣。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
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
鎮守兩廣。開總府于梧州。屢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
俱裁革。○夏。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
間。未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法勸分。得米十六萬石。
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十二月。
無雪。內閣彭時上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愁怨。感動天
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楛剋太甚。而獻珍珠

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惠民生不聽

庚寅成化六年春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

旱曠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

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

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士

卒其為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三月翰林編脩

陳音請擇儒臣講學降法王佛子真人位號不報○京

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夏四月

雷未發聲陰霾四塞○五月京畿大水○罷浙江布政

授于轉國

張清

使張清○清四川巴縣人奉職廉謹非客至不御酒

俗侈靡清一以節儉敦之同寮多不堪竟致仕去人多惜之

七月初三日巳卯皇子生即孝宗皇帝也皇妃

紀氏生先巳丑九月上幸昭德宮紀妃在御妻之

列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竟

不墮上令托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囑門官照管

至是聖嗣誕焉貴妃乳少大監張敏使女侍以粉

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綏等三邊軍務尋進右

都御史時越帥師巡邊平崖窰川擒達賊四十餘人斬

首百餘級。又于黃草梁擒斬，遂進右都御史。○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撫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儲為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謀者，訊之，盛稱林翳騎阻糧少，士饑以故無恐。誼欲斬以徇，哀救乃免。于是反謀語之曰：「汝虜恃翳，汝不見中國匠剝木器乎？遣萬卒持之，使人剝木不終朝可盡也。芻糧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出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謀報虜未以為然。秋，發餉實鐵嶺三萬，諸衛相繼于道。誼乃大閱，選將調兵，建將旗鼓出遼陽寨，部次嚴整，旌旗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

醫爵賣官
已非美政
復許子孫
承襲尤前
代所無

勝自明定
長運誠一
代之良法

國初之漕
運勞民今
日之漕運
勞軍然勞

斬之，奪其馬足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遁，邊境稍寧。○兵部奏准武職絕嗣許從軍入功，一祖子孫承繼其原籍疏族不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且許子與孫承襲。尋復令納粟招軍陞職者俱承襲。二輩革。

辛卯成化七年正月，京師饑，敕戶部發大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饑者獲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脚

民夫農時
不若勞軍
之為愈也

罷搜套之
議

價允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
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
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為長運
萬世可遵
矣至今為定制○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時北虜潛
伏黃河套中歲為西邊患輔臣有請與十萬之師以楊
信為總制搜捕之兵部尚書程信以河套地曠遠無水
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
勿追此不易之法也○而楊信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
廷與以二萬而罷搜套之議○命刑部侍郎曾鞏都御
史滕昭等巡視浙江福建等處時四方省府多饑命大

朝廷卹典
原為盡忠
者勸臨終
猶恐勞民
可謂能臣
也

臣分道巡視民瘼發廩勸分興葺利害罷黜貪酷不職
有司○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討
平之進忠左都御史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
亂忠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
發還鄉者一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四千餘級○
六月禮部左侍郎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改
兵部尚書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以白圭為兵部尚書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驥致仕家居三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戒
子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
祭完以遺
書辭從之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

薨謚曰悼恭是月彗星見出軒轅入太微垣廷臣諫言

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

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

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

見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

諾之至期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

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

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以慰安之上

曰卿即傳旨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

中官初懼有言戒約勿多言及見無言及為訛語諸老為所証侮矣

皆同聲叩頭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

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

四方因傳為口實曰萬歲閣老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

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

虞武職洶洶致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得旨不

減人情始大安○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

宜北虜出入河套為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

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

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畧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住

牧春遲霜蚤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

萬歲之呼萬實先之故商不得已而隨之耳自後再不召見萬實與中官表裏彭為之坐困矣若汪直用事萬寵愈固其阿附又不知何如嘉謫中嚴介溪所以藉口文莊為之備

皇明法傳金卷二十三
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從之。

按秦蒙恬敗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河南地肥饒。外阻長河。而朔方郡因河爲固。後赫連勃及李繼遷皆據此地。雄于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帝。據河南之州九。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菽麥。菽園雜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圉。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尤邊圖論亦謂彼時虜必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採樵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言鑿鑿皆實。葉文莊議乃以爲不可往。牧耕種何耶。况中國守邊皆營屯在內。而拒戎虜于其外。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夏之屯守反在其外。不亦可懼乎。嗚呼。唐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于河北。絕虜南寇路。我朝乃不能因河爲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爲巢穴。以爲關隘無窮之害。我朝將帥有愧前代矣。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日來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卽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口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撫軍民。上嘉納之。

○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

觸怒之本

曰正宮閣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上怒斥之。

壬戌。成化八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爲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

此子俊之方子俊四川青神人

瑜鄆縣人執法不撓

復寬和平恕

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權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緩子俊脩築邊牆設榆林衛墾屯田至邊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為重鎮雄于諸邊

自圭搜套之策王越沮泥不行余子俊脩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有作削削設險之法幾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牆為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用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虛費者不知何故夫秦築長城今且平衍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榆林舊治緩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每不及虜反得接際馬余子俊建議從鎮榆林城塹山湮谷連墩勾堡橫絕河套之口厄千餘里要害既據內地遂安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瑜久居法曹有聲陸

山東布政使以李賢薦復超陞為刑部尚書明于法令練習國家典故屢辨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鞫之達銀鍊反狀已具瑜獨明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所執者祖宗之法安敢枉以滅人族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閒矣卒得不死至是以疾謝事歸○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韋州深入固原及

名器之濫
一至于此

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
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
功以大理寺卿王槃為刑部尚書○七月陝西隴州大
風雨雹有如牛者五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癸巳成化九年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大保謚文
敏○擢吏部左侍郎尹旻為吏部尚書○加總制陝西
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少保時越奏報累率兵塞下斬獲
達賊數多 上加之廼有是命○命脩隆善寺陞工匠
三十人為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為尚寶司少卿工科給
事王詔等上疏極諫請追寢前命以慎名器以正國體

不心○以王越巡撫大同歷升左副都御史是年復出
延緩搜套擒巢斬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

○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喪彼

得此將安用馬兵部議南直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給事中韓文梁璟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

會劾列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
書王竑復于內頗涉兩宮事 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

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為國
上怒解釋之○朝廷好寶玩是時有迎合 上意者言

作用自妙

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
筭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
項忠為兵部尚書劉大夏為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
于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
不得忠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
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疏其事遂寢後忠呼都
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
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
得珍瑤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
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

閱武

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
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勅○儒○臣○校
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
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不○能○推○之
于○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
好○上○嘉○納○之○十○月○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
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上○大○喜○賜○銀○鈔○金○帶○尋
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勅○儒○臣○續

設官勸農
言圖美矣
第恐事久
而玩未免

宋元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
所續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趙

多官之擾耳

以畏縮為持重者難乎免矣

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敕邊軍如曾遇賊率眾對敵及眾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乃坐失機

我朝鞫賊所以敢深入縱橫者正以損軍罪重而閉門坐視之罰輕然玩愒成習雖有此令後竟不行甲午成化十年正月召總制陝西邊務左都御史王越還掌都察院事○二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謚文莊盛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古人居家敦孝友泄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于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咸惜

其大用未究云

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為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聰不能糾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遇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刑部尚書王槩卒

槩廬陵人敏達有才暢習吏事巡撫陝西救荒全活者甚眾在大理明允平反濟以長厚人多稱之

以禮部右侍郎劉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以左都御史項忠為刑部尚書○十一月復郕王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

景太易儲案廟不以

為憾而追
復位號帝
王盛德

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明日勅諭羣臣
遂上尊謚云○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
鎮兩廣垂十年承制專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威震
百蠻百司悚懼于是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朝廷遣
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乞致仕歸

乙未成化十一年正月詔閉河南宜湯等衛銀洞先
是兵科給事中郭鏗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之開煎以
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脈微
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
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封

彭文憲出
處明決一
代偉人

閉之○春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
憲彭文憲貞朴有餘即國史亦紀其端慎嚴密外和內
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
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取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珣兼翰林學士入內
閣典機密珣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甚久
當時講官稱為第一受知于上簡入內閣持廉秉公
無所阿私抑邪嫉惡恒過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忌凡所
建明入告于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上雅重之呼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三 純皇帝
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然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爲狂躁云○五月手敕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恁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悼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王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于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惧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僉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爲首奏進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皇子與

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面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樞楷祭架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乃定 睿名曰祐禋○六月皇妃紀氏薨商輅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謚贈爲恭莊

僖淑妃殮以后禮紀妃有疾 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往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能無疑云○擢南京侍講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初溥降知順德縣尋復舊官起掌南京翰林院事司禮太監懷恩嘗受業于溥力薦之遂有是擢用

懷恩嘗于 聖誕日賜金一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 師父錢溥之惠願留以轉奉會溥考績至京懷恩置 晏以前金為壽跪日與師父置杯酒溥欣然從之曰 此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滿座聞之絕倒
十一月立 皇長子佑樞為皇太子

丙申成化十二年 正月都御史原傑奏議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栢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詔可○

從信錄曰 事關已往 人人所當 用心不可 以官守分 吳越也

處置得宜

按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謀憫之乃著流民說謂荆襄流民宜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右都御史李賢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賢乃援洪謨說疏上之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蒞其事傑受命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 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

建設郡縣以統治之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卽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障之計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

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是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由雲南者于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啓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傳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恕巡撫其地恕至卽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

沒其寶石于宮械其黨至京誅之恕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先是韓雍經畧斷藤峽等地方用度浩繁府庫耗竭英繼其後樽節數年府庫頗克有言以羨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于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以希寵則他日餽餉奚從取給乎每有建白皆以愛民爲主朝廷多採納之

英湖廣桂陽人官雖尊自處如寒士在督府不以家累自隨其舍人自桂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大抵英爲人端方儉約清靜簡易一時各鄉自以爲不及

七月京師黑青見時方郭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

萬曆癸巳
夏杭城亦
有此妖月
餘息

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多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一日蚤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

黑青之見未幾遂立西廠命汪直使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慘辱或往南京或往北京倏忽不測人以爲黑青之應也又通志云汪直大膝映雀種也從字從大古所謂樂範氏之後黑青之應微而彰矣
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備請設浮橋從之

按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

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可行易干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追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西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致誤事從之

妖人李子龍伏誅

按于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三十餘踪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豎嘗旅遊陝西狎遇一道士妄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迤里入京黃緣潛住內侍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混雜宦侍入內或登萬歲內殿中憇息御牀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臣侍不得志皆拜禮爲佛有非分之冀刺事旗校知之竄三人于其中亦以投禮爲名漸間約束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即白于太監黃賜奏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笏冠等器舍及子龍皆伏誅

倭夷多詐
凶逆時有
乃扇小物
襲賣天朝
規牟大利
決不宜與
之通好

耗之不得
其人生理
多少事家

丁酉成化十三年 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
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少
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號
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大政小事
方言俚諺悉採以聞○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
入貢○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
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
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皆不滿所欲則
燔炳城郭抄掠臣民往往為邊海州郡之害我祖
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于 皇明祖訓山東淮浙
閩廣浩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衛禦後後委都指揮
一員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
道副使一員專督防範極周密云
二月汪直捕中書舍人董璵兵部主事楊仕偉下西廠

獄籍沒福建都指揮楊畢家先是畢以毆死人命蒙差
刑部錦衣衛官勘提畢逃匿京師其娣夫中書董璵家
璵托錦衣百戶韋瑛營解適瑛正欲從汪直刺事而無
由即潛報于直謂畢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貲鉅萬造惡
百端嘗納生人于棺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
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
官校掩捕畢等鞫之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賄物商閤
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日直
入奏出這所挾黃白畢璵備嘗刑具如琵琶者錦衣極
酷之刑每上琵琶遍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

不奉題請
以校卒而
敢于梓部
官當日威
勢可想

放如是者三。妾供寄在其叔仕偉所。直卽令數校徑往
兵部。梓縛以來拷掠如畢。仍令數校黎明突入仕偉居
宅。縛其妻妾婢僕至。厥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篋。傾罄
擗笞。敲搜晝夜百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數
日。畢竟歿。厥獄復遣瑛馳至閩籍。沒畢家貲財。人口赴
京。往還所過。鳴張虎噬。有司畏其威。賄贖狼籍。畢父泰
亦坐歿于獄。○三月罷西廠。命太監汪直回理監事。時
直橫恣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外恐恐。商輅疏直十罪。
爲述日伺察大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委聽斷于
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于羣小。提拿職官。事出于風

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
劉珏亦言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于國家安危關係非
小。上覽疏。恚日用一內臣。焉得係國家安危。命懷
恩傳旨。詰責輅等。復陳其故。會兵部尚書。偕九卿。亦
疏直及韋瑛過惡。上怒。卽革去西廠。瑛謫戍宣府。後
瑛復坐誣緝妖言。事發。斬于都市。人莫不快之。○出司
禮太監黃賜。陳祖生于南京。汪直初坐廠。士大夫無與
往還。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項忠遇
直于途。旣過。始覺。追謝。直不爲禮。越素垂澠代忠。復毀
短之。直以是憾忠。掇拾其過。不意忠覺。先疏攻之。直泣

萬世唾罵
時有王御
史亦言直
行可法今
傳後者得
陞湖廣副
使

民山番作
亂

訴 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嗾使
遂調南京○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時御史
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革罷直
遂奉命仍舊坐廠縉亦驟用歷陞都御史○下兵部尚
書項忠獄除名為民汪直既復坐廠首發忠過欲置之
死忠廷辯慷慨詞頗剛直竟除名○五月刑部尚書董
方左都御史李賓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侍
郎滕昭俱被劾罷項忠既去汪直權勢愈熾一時諸大
臣皆因王越附直深自結納異已者許各自陳而董方
等皆因此去位○民山番作亂召巡撫陝西余子俊督

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 上喜賜勅獎勵

召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召南京右都御史林聰

為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擢禮部侍郎

周洪謨為禮部尚書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

保○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掌

院事時越特為注直所厚吏部尚書尹旻借諸卿貳欲

請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踞否越曰安有六卿踞人者乎

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旻先

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

效之耳○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韶致仕歸以山東

皆起于一念患失之

朝官勢熾
上風瀾倒
昏暮乞哀
可悲可嘆

左布政使司陳鉞代之

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倉廩鎮靜有威自小黑山之始虜寇遠遁不敢犯邊東方無事時總監橫徵諸屬衛誼乃令所屬衛凡有移文未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請違者以軍法從事虐焰頓息邊人德之

冬汪直詣南京逮守備太監覃得朋至師下獄克淨軍

時直發得朋嘗乘駕快船夾販私鹽歐殺巡檢事自往

南京械繫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等官皆跪迎稍

不至輒見辱得朋至京下獄卒充淨軍

戊戌成化十四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

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為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

人○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祉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矯時弊球文以質以彥所對簡約遂寘首選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克東宮官時東宮內官

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義論方正雖

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太學中庸論語諸書

皆口授動作舉止悉遵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

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擅蠹國情弊悉直告之

日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

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

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

本朝內府當為第一

教諭太子與其簡慎

外朝不如謹擇內侍

苟得一人如覃吉者

弘治之治至今仰之

視外廷不
查事倍而
功半矣

明江西南
澤人嘗割
股食母以
孝聞

一客於明
有曲股飲
水浮雲富
貴之意

孝經自攜吉跪日主得無念經乎日否讀孝經耳其見

畏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

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爲然吉日尊師重傳理

當如此○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

平之明爲御史有聲持正敢爲起征閩盜既平勅留巡

撫福建上章乞骸骨納符收徑歸後數年卒○南京翰

林院脩撰致仕羅倫卒倫慷慨樂善遇事無所迴避以

于富貴利達澹如也疾辭歸結茅于金牛山取給隴
畝不受餽遺客至留飯瓶粟罄矣就旁舍求之此舉
火日已近午曠然不以爲意日與學者講學家若垂
十年而終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追謚
文毅章楓山曰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
人可正君善俗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

復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先是建州女直

復叛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

過由是夷益懼爲亂其酋刺達等屢寇邊兵連禍結遂

命文升巡邊○七月浙江按察司使楊瑄卒

瑄豐城人爲御史勁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英
宗怒下獄減死謫戍二兇敗復職上踐祚改按察
使振憲度奉公益勤年五
十四卒于官人咸惜之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繼宗廉明嚴愆庭無留獄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
監不悅日何無尊卑日某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
無土地責正行何害明且卽往告日此地民貧不能
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鎮
守嘆服而去繼宗居憂汪直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
哀經于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持公鬚日比聞楊

鎮守賢

對得壽

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嘿而退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鋌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

及冒封郡王縣王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

子皆斬之籍其家

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病篤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

後王以為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恂與土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

男前後抱納官中既長俱受封既而覺之始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

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

徵鋌追降為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己亥成化十五年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

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

每被文升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

服遠迎除道飾館供帳鮮備厚賄參隨見直叩頭趨媚

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

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妄起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以文

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

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于二人二人亦憚直

不敢為異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

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九月罷戶部尚書

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時六科

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及南京

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出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婿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爲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溥因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

旨乞留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于汪直復喉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直從中主之傳 旨並賜歸○冬汪直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

老成愛國之言

先是陳鉞既譖出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者欲糾三衛人馬入寇請出師討之有 旨下兵部議兵部尚書余子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征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于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于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

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二十三卷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四

東莞 陳建 輯著 西湖 高汝棻 叅訂

高鼎煊 高干岱 校

庚子成化十六年

女直入寇 遼東

此時女直 已盛矣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為辭，擁眾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擄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確春火蒸，以洩其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時巡撫陳鉞以功賞在卽，隱匿不報。于是遼地騷然，屯堡弗克耕耨矣。○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

此占女至
為男之兆
層武后時
有此變時

萬青姬專
寵每侍宸
遊戎服男
飾以從上
益愛之

保國公擢陳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
王宗彞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
賞有差○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
復托外戚言于上固留之侍讀陳音與書勸其力辭
情事可見吉不答○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奏謙鉞等失機
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下兵部尚書余子
俊覆題請旨詔從輕罰俸○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
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
起一山廣袤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
甚美不數日患痢死者千人

七月御史強珍既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甚併怨陳
越不行阻止既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五十里訴珍
奉越風旨見劾直怒即遣心腹指揮往遼東同王宗彞
審勘虜情宗彞等阿直意誣珍妄奏遂械珍赴京直粹
珍入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
廷鞫無敢與辨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
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汪直專
橫無忌欲立功外夷以明得意且自固會安南國侵占
城池西畧諸土酋敗于老過直乘機欲討之郎中陸容
言安南臣中國久未虧事大之禮若加之兵恐失夷心

時東構怨于女直非挑釁于韃靼矣安南之役使復再興安危固未可知

啓邊釁遺禍匪小。直猶攘持不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冊籍。大夏故匿其籍。不以予。尚書余子俊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余乃悟。力阻其事。直因會官議編脩。李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事。遂阻。○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甕。貯水。輒涸懸樹上。作聲恠。而破之。識者云。此寶器也。能照數里。○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

道。下兵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鵲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既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秦紘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崇奉。凡巡

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畧不為屈直以 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疏視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進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此時士子為文以奇恠相高熾不可遏濬考南京各府士凡恠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誅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

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以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雲南恕于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

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子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稠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虎因悉銀鐙其從者下之獄而投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灝別為私郵以通滇省會實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

王越逢迎
江直獵取
爵位陳越
又從而附
會之一時
皆謂之若
狂士風習
尚可知

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師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封王越在國威寧伯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伺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鉞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越。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夷。永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艷之。謀于直。以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于榆林。

既至大同。謀虜帳前。在威寧海。別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已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遂與直等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子。與虜戰。斬首功四百。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一如王公。而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見喜。旋得陞進。凱旋封越爲威寧伯。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與吏韋春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疇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

成化時去
古未遠彭
惠安已言
之使見今

日奢靡之
甚又當何
如一

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
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
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
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
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奢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
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漫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
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
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爲
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福建
長樂平地山起。

以陳越爲兵部尚書。○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金
沙。江中水溢。沒田苗。蕩居民。○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
勘覈東宮庄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
庄管庄員役。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寃之。訴于
朝。乃遣濂偕御史錦衣官往勘。管左密遣人要濂曰。田
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濂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勿
爲也。至其地。遍召耆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
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濂曰。我戶部
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成化十七年

心術甚正

糊突臘渾
巧言如簧
患失之心
胡不至也
邊疆大計
豈所念哉

以夷治夷
之上策
其不自為
則常何也
其自為之
則充國也
虎臣若此
可不敬哉
公廉二語
官要箴端
太一言在
廟堂吃緊
之着

武臣中之
諍者
儉足以久
不朽名言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
為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瑞
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嚴遼東馬市侵尅之禁先是
陳鉞撫遼東奏開馬市于開元廣寧朵顏諸夷每月兩
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
來市鉞懼得罪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為中國
用蓋以結朵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市
監以文武大吏有侵尅者重罪之庶無激變詔聞○鎮
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蠹
實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

之計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
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斂獲未竟餓糧已空
機杼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
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
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
下其章飭勵眾職焉

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都督廉公有威蠻夷甚
信服之永順保靜二夷世相仇信曉以禍福尋亦解
靖州及武崗州蠻久不靖信巡邊竟不顧兵而下為
人沉殺簡重被服儒素蔽袍糲飯間居民玩經史出
入省驢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
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總兵權者皆
為子弟奏官信絕不為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
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鄉人以苗之易長為不熟之候插于田不數日皆勃然而興至八月既望其日如火其水如煮者一旬風雨暴作水復橫溢苗皆縮而不實明年大饑物盛必衰理之固然災異之當紀者也○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蒯祥卒

以木工而
跡一品于
古奇遇然
朝政可知
鳳陽南京
皆祖宗根
本之地宗
廟社稷所
在關係尤
重

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皆祥主之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一品贈及祖父母蔭一子為錦水千戶一子為國子生卒年八十四木工祿壽至此亦奇

冬召余子俊為戶部尚書○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

壬寅成化十八年

北虜自子
俊城余林
後不大入
寇者數年
自汪王啓
蒙連歲入
犯邊民橫
遭荼毒是
誰之過與

春虜酋亦思馬因擁眾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邊將與戰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子俊太子太保○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寇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眾陞左副都御史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焉

都御史何喬新奏以緣邊軍民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獵

皇明法會錄卷二十四
猝遇虜寇拘執其人，真得免死，遂為鄉導，侵犯邊境，是宜嚴立禁防。犯者烟障地方充軍，奏上從之。

高汝棻曰：守把關隘軍情第一機關也。少不嚴戒，則有桀黠不逞，如匈奴之于衛律，趙元昊之于張元昊，吳其人者為邊患，可勝言哉。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巳上言曆法以輕率妄議下獄。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叅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為同事者所忌，尋復有是命。恕下車，首延耆碩，降色，真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賢否。諸屬城吏故

悉皆為民
實政

或以忱方
姚元之怨
方宋景其
賢遠過之

已耳。怨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留者相刮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恕不勞力而治。乃疏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華光祿寺歲供白粳、粿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繒絲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頌之，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皆仿

皇明治世錄 卷二十四
佛稱賢巡撫云。

西胡貢獅子遣中人迎入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迎送禮部奏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驟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引珍禽異獸不育中國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律上命中官迎至則其狀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鬃耳

高汝拭曰奉藩之禮重譯而至斯盡進貢之城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春秋訊之况以中國之主求與物于外夷哉

調廣東布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擾市舶內臣違亦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市舶司為造辦進貢之需力監梁芳弟錦衣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懼其害韶俱上疏忤旨遂調貴州○逮中 日王敬及妖人王臣下獄竄敬斬臣于市臣初為姦盜被捶傷脛號王癩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黃綠近倖見上得為錦衣千戶命中官王敬借臣採藥于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鎔銀為元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所有玩器之精絕者檢括殆盡伏拘蘇庠諸

生日錄妖書不休實欲得貼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一日
遇諸途欲擊之敬及臣奔匿以免中貴人杜福又以中
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于是尚書
王怨以巡撫至上疏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
逸旅焚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上不之取而
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汗清覽至中
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肯齋御帑金收
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
府供億亦不貲人情洶洶怒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
王敬亦誣奏怨因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上始

王怨有回
天之力

下敬錦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于
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怨○秋以廣東舉人陳獻
章為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
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右吳與弼講學往從之游居
半載歸遂絕意舉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
中以明心為務既久若有得焉嘗曰舍彼之繁求吾之
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
有物又曰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
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為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
戌復遊大學祭酒邢讓為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至是

心者內經
也經者外
心也豈可
偏廢哉

白沙名動
京師其學

專主靜明
心而以經
書為糟粕
或程朱異
尚推尊者
固多訾議
者亦不少
也

恢諧亦有
益于主聰
可方請諫

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太監梁芳亦慕其名。言于上。特旨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冬太監汪直有罪褫職。其黨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並除名為民。餘貶謫有差。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附之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謫天下。慄慄有中官阿丑者。善恢諧。每于上前作院本。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

一人曰。駕至不懼。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媼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謂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與仇殺建人。妄報功次。傾竭侵盜。諸不法事。乞將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命三法司會官叅擬。覆奏遂逐直。并其黨竄斥皆盡。

去倭拔奸
只在談笑
之間直是
隱忠

中外莫不快之、

三代時勝
警誦詩百
工獻藝秦
符堅時宦
者趙整作
歌悟王阿
丑豈其儔
耶

按汪直輩之斥逐萌于阿丑之誣諸信矣。更有一二
可為鑑者。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
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
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
公家。蓋房于是。憲廟密遣太監尚銘察之。保國即
撤工。賂尚銘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頽失。丑于上前
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
公。各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
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
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微哂而已。

初汪直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
裴泰者。預饌具以待。趙媼無所不至。直悅之。至是被
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不為禮。直困卧公館。孤獨
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泰若不聞。懇
求曰。吾南行。迎意猶未可測。但求夫馬耳。終
掉臂不顧去。噫。小人得喪之態。可為世戒云。

越權霍有
才不拘小
節如世宗
時吳宗憲
神祖朝李
三才一流
人

詔削威寧伯王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盡奪其諸
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為奉
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
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濂。侶鍾等皆
為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越
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
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為之。虎機事百端。閃
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
王下官為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
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

起立拱聽
皇儲尊崇
御訓隆禮
師傳之盛
節也萬安
務為諛佞
耶

戶調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替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替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在安陸與還濬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

癸卯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講時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講官宜跽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召項忠為兵部尚書尋致仕○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驚勅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為戰守備喬新獲虜諜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兵周璽都督僉事克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師馬亦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逼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值賊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

壯哉言也
然亦明于
大勢

大夏湖廣
華容人居
職方久賢
聲最著

有志士識
趣自別恐
人負官一
詔今人曾
念及否

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于是衆爭奮死戰銳弩齊發
呼聲震天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
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散卒
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陞職
○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叅政大夏在職方虜
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
皆倚重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官有欲薦之者遣人言
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異謝辭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
大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
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

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
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卽叅議官階崇重何
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累
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得至今日乃叅政布政之力也
○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右叅政時陝
西饑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
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
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
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爲名黃綠傳

納諫絀邪
格天之應

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
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
如李孜省繼曉皆芳所薦引尤尊顯用事鄭時所疏五
事專為芳發也故芳輩譖而謫之○起前兵部侍郎馬
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敗文升寬
始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為巡撫文升于遼東凡三
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之○冬旱無雪十二月詔黜傳
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
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禱
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

從信錄云
子儉為此
車費用不
貲然遲重
室碍不可
用終歸于
廢云

官傳奉除官不論有無勅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即日召
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
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天雪人益謹○總督宣大軍務
戶部尚書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
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
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
寇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
五百餘輛用步兵十人駕拽行且繼以為陣止則橫以
為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作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
馱乾糧不煩自齎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

運有足之
城二句只
此十字便
見兵車之
利

舉世不為
而已獨為
之衆人遂
以為好名
然好名何
過哉三代
之上惟恐
不好名君
子勿避好

名之難力
行其所當
為者尔

韓公之勳
蕩非驥武
縱寇乃以
毒吾民未
公之撫綏
非姑息安

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
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逼其驕橫或尾擊其惰
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
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
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椿繩營
圖其五擡椿繩營圖上覽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
練武圖以教士卒○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韶
劾鎮守內臣頤恒求索多方民不勝擾又劾珠池大監
黃初捕採禽鳥騷動雷廉復劾梁海百方橫索所過簫
條梁海者芳之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每事輒

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便恣肆無忌上直視
芳不應芳伏地良久起上命調韶于貴州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械司禮太監尚銘杖之百押
發南京充淨軍以汪直之黨也京師地大震○二月會
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為考試官取儲確
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敕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復改巡撫南直隸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仍
叅贊機務○召提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
事尋加太子少保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
民多橫死鋒鏑及走散岩谷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

輯正以消
及側各得
其宜而已

感德畏威
四字為經
撫者萬人
中無一二
焉英何以
得此于兩
廣哉

敬齋嚴毅
清者力行
可畏其議
論實由通
養體驗所
得

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
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輯
徭獠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自守不許輒進兵諸峒
氓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使復業凡一切
征需供饋蠲省節縮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餘萬如天
河荔浦潯融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
上手勅褒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為編氓視
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云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餘于人少學舉子業
稍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彌講義理之學往從之遊一

以忠道為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
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
賓客執親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鶉衣簞
瓢處之泰然嘗講學云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
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于禪騁詞失于矜不知操存省
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齡騁請主教
白鹿洞書院 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
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喬新等往賑
之許便宜行事○命太監陳準提督東廠準廣東順德

準廣東順

以準之不
忍較尚銘

注直之恬
寵貪黷隔
天淵矣

此時言路
久塞臺諫

禁不出聲
二人直聲

震天下俊
甬田人獄

吉水人○
二人之謫

非王三原
及懷瑞之

此從萬安
之請也與

其為納粟
納米之陋

術何如已
永昌寺之

役可省內
庫數十萬

縣人為人平恕清儉嘗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

則有司之事也母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

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屢日閉門自

經○以僧錄司繼曉為左世善建大鎮國永昌寺繼曉

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黃緣梁芳引入

禁中其術得售尊為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

乃言于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

勦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刑部員外林俊上疏言之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後軍都督經歷張黻論救

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宗州知州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

被災所在二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免其赴

部給由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遣人繳部○萬

全有衛百戶韋瑛伏誅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

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

妖言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

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忠等加以毒刑取其家

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鞠皆誣上曰韋瑛囊

罪當死朕以從輕調謫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遂梟首

于被害處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書余子俊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琬等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而還上言虜益遠邊輸益困請班師許之

內侍傳 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

此加保傳皆賜勅而
是獨傳奉前此未有

十二月罷傳奉官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單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玩珍輒得賜大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官不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齡已授中

雖諱語心
思却巧

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矣而出于梁芳之門者爲多蓋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一日內晏鍾鼓司丞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湏塞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是要塞船縫湏去糧方好天顏爲之少霽晚年悔悟遂皆罷革○令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年因旱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大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歛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也我國家九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不事事蔑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

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申刻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時有火光目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寬恤天下糧米物料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

慎選大臣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擢李孜省為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孜省在江西為吏受賍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逃至京師夤緣入禁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尋轉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戶部主事周軫因呈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侍郎崔陞蘇章因疏呈變為闕豎干政妖僧蠱惑庇任壬

僉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絀其級，不則遠惡地。于是吏部皆不敢擬陞焉。○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時恕上言：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于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又曰：林俊、張黼，志在盡忠而得罪，恐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肯為朝廷言者？命復俊官，因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出俊黼南京。

續理持正
于古一人

僧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繼曉自知以邪術干進，罪將不容，故偽陳祈免禍。○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外，因謂鎮撫司曰：若等誚梁芳，合謀傾俊，俊死不得獨生。歸家稱疾不起。上遣醫調治。俊獄將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請于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

特議極正

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

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碎汝首矣。敏鬱鬱尋死。章瑾以

寶石進求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

極武臣之美選。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

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

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

恩諷曰。第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

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言切直。恩每

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

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

以八座之
尊以余公
之正尚有
願借他可
知已

傳曰帝出
于震震東
方也太山
為東嶽故
以類應

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

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在東宮。上大驚

意。遂已。○召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還。復為

兵部尚書。尋復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

九月大學士劉翊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動

搖國本。翊力爭之。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為同官

萬安劉吉所誣。構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

嚇之。求退。翊即疏乞致仕歸養。

翊實陋薄。萬安安聞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

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翊欲往。召

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御筆也。啓視之。謂劉

翊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與復讐。

陰為中傷而陽為從厚奸險行徑大都若此

內閣三人中惟翊最賢但翊多談論似乎

蝶耳國史亦為辨其語云
翊論汪直後至是方以收省去豈陽城之有待而然與

朝廷若不去翊必壞大事等語安等洋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且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翊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翊日翊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翊性至孝母沒廬于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于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謚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于上賜額曰旌賢

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

機務

天順中彭華為編脩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洎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為心腹以故李秉王恕馬文升秦紘邢讓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輩相繼斥逐華實與其力國史累言極其醜詆云○守溪長語成化中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翊狂躁劉吉陰刻時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爭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吏部

尹旻與翊皆山東人為一黨萬安彭華為一黨互相毀詆劉翊遂被安以計排去之旻亦繼罷去山東在朝者為之一空

戊午成化二十二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夤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上怒下純獄

謫思南府通判

高汝栻曰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

政令失信。尤中上諱。遂落職。

罷巡撫左都御史余子俊。子俊在大同議築邊牆。依倣榆林計工。美數行之。惟艱。物議誼騰。故罷。

黃光昇曰。聞之視師。延綏者。故老之言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槁。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

關參預機務

按直江西太和人。李孜省薦之也。舊制自無南京入內閣者。自直始。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

張聚不念風憾已自難及復上疏明辨視士大夫不察一言匡扶公道者昏聚之罪人也。

聚雖黜吏具有肝腸是異日馬士權彩漆匠王大臣一董義士

選宗士賢。天台臨海人。督學南京。愛士。有聲。陞今職。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私買。備賑給。務為惠養。計提督市舶。韋春倚進。貢為姦利。役戶苦于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春利其貨。不問選。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將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刺。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諸番之笑。春怨選。每事沮抑。乃中以他事。而人咸嫉選。反誣。揆選黨比高璠。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春。不敢反異。復賄選。所黜更張聚。令誣執選。聚不從。行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諭罪當徙。奏聞。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乃上言。訟其冤。不報。正德中。贈光祿卿。蓋恭愍。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獄除名爲民罷吏部尚書尹旻龍旻之子旻繇吏部左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二十有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因旻與劉翊同鄉相厚翊位與安並欲害旻爲翊所沮翊因爭易諸事爲安所讚罷安遂引尹直入閣直尤與旻有怨初禮部侍郎缺直時爲侍講學士欲補之旻他有薦舉不允內批以直爲之旻而直居憂起復補南京禮部久之經營再入旻不可故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托李孜省讚旻于上而復喉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龍招權納賂私其鄉人下龍獄命三法司錦衣衛廷鞫之龍遂爲民旻落太子太保令致仕連及旻鄉里故舊皆降

謫外補

調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孜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右江西人故協謀擠罷而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泰爲右

都御史擢新建謝一夔爲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爲吏部侍郎高安黃景爲禮部侍郎輿議喧然不平惟羨旰江何喬新之介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宦佃戶高聚占恡不發乃奏欲併坐其主一夔與尹直銜之調珪廣西按察使或問之一夔曰珪之謬也非吾省李孜省密奏里閔其爲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爲也

擢浙江叅政馬寅爲山東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疏言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卹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禍不少

皇明法傳金卷二十四
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
廷議是之為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
臨清

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誠心直道
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
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
生不學一可惜也此身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
可惜也客避席
曰此名言也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是

正統賢佐
商文毅第

年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謚文毅

抗節致忠
雖一事亦

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子蒙塵
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却王即真大位即南遷之
說及回鑿盧忠妄言南內事并黃璫易儲事多阻之
已而曹石用權輅數裁抑被構論削職成化初復官

是錄况公
事事關係
千古而其
人庸易及
乎

首疏新政八事及陳弭盜七事力爭
復景皇位號婉詞引立東官疏止玉皇齋醮疏汪直
十罪以罷西廠此
其立朝之大致也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曰朝覲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沙

汰之日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

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

才力不及一途通前為五凡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簡

僻衙門用從之自後遂為定制

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此一英品
孤覺費閭

臣鳳翔麟遊人慷慨有氣節貢入大學適聞萬歲山
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閭

皇明法傳金卷二十四
純皇帝

三七

之軟喉矣

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宮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櫚即拆卸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官，閭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授雲南礪如知縣。

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諸之也。○萬貴妃卒，葬天壽山。

按妃山東青州諸城郭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妃十四歲，選入掖庭。及命侍上于青宮，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于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采甚而過。妃亦自是不復娠，而上之愛不弛。凡被以貢獻，實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錄妃主之也。本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遂居于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論德吳

寬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喻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

宣妻王氏妒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

百官朝，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

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己丑

命何以加

上崩遺詔論文武羣臣。○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以蒞人。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邪不亟。而御之有法。值虜寇數侵邊。惟遣將薄伐。不勤兵以竭我財力。虜亦離散。內外寧輯。荆襄嶺海。時有寇竊。推轂之際。戒勿妄殺。或不用命。賞罰兼行。崇上理學。褒封儒賢。江淮大稜。截漕賑贍。星文示變。側身省過。臣僚進諫。卽賜採納。時有干忤。薄示遣謫。旋蒙率復。若乃尊禮孝莊。追尊景帝。保護汪后。褒恤于謙。其于愛憎。恩怨絕無介蒂。粹然于天理。人彝者也。以故雖屢有彗孛之災。而國家康靖。有繇然矣。

九月初六日。皇太子卽位。○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皆附李孜省者。

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

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
上疏言星變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
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
殊無厭足少傅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
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
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
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
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
哉宦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
矣疏上不報

智四川合州人穎敏過人文思警拔丙午領四川鄉
試第一計偕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
見之且日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群
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使進君子退
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
笑而不答是年王竑卒

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文祥與鄒智及御史
湯鶴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
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抑權立法進賢絀姦廣言納諫語
過切直召請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典再造等語以為
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祥
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堊茂陵○詔

文詳與萬
安同年進
士安慕其
才使題畫
鳩父祥走
筆題云
采風雨尋

常事莫祀
天恩作已
恩安銜之

集議祧廟。國朝自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乃下禮部及群
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可
復推則德祖視周后稷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
祧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憲廟升祔當祧懿
祖當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
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之乃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懿祖神主及
儀于其中奉遷熙祖于正殿第一室仁祖以下皆
以次奉遷祔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
恩以直道絀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
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

命。恕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
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
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
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
入內閣。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
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

懷璫實以
人才之消

張爲已任

皇明治世卷二十四
三十一
喬新久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居之南京雖
陛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卽位如何
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擢少詹事楊守陳爲吏
部左侍郎召廵撫直隸都御史彭韶爲刑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淑妃紀氏爲孝穆慈惠恭恪莊信崇天承
聖皇太后祔葬茂陵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
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
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凡有孕者百方墮之孝穆太后舊
爲宮人無寵時有宮人當直宿者病而強孝穆代之遂
有孕貴妃知之使鑿墮焉竟不能下乃潛育于西宮報

天祐聖上

曰已墮上不知也一日上坐內殿咄嗟目嘆一內使
跪問故上曰汝不見百官奏耶內使應曰萬歲已有
皇子第不知耳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卽死于是
太監懷恩頓首言皇子潛養西宮今已三歲匿不敢聞
上卽勅百官語狀明日廷臣吉服入賀遣使往迎皇
子使至宣詔孝穆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活見見黃
袍有鬚者卽見父也皇子衣小緋袍乘小轎子擁至
奉天門下上抱置之膝皇子輒抱上頸呼曰爹
爹上悲泣下是日頒詔天下時孝肅居仁壽宮恐皇
子爲貴妃所傷乃語上曰以見付我皇子遂居東朝一

日上出宮，貴妃召太子食。孝肅謂太子曰：見去母食也。太子至中宮，貴妃賜食。太子曰：已飽。進羹曰：羹疑有毒。貴妃大恚曰：是見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忿不能語，以致成疾。孝廟既生，項上有數寸許無髮，蓋其藥所中也。又曰：太子迎入東朝，貴妃使使賜孝穆死，或曰：孝穆自縊云。

時有縣丞徐項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載天之讎。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木，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與萬家通好，懼業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與大獄，株連蔓引，豈是。先帝之意，安等喜曰：此言是也。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

膳如母后禮。

萌主

萬安罷，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用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心腹，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卽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

大清書史

第安又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翌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為媵妻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溥常州宜興人

擢吏部侍郎。徐溥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擢禮部尚書。賜金帛。命禮部刊行。○尹直罷科道。交章劾其阿附李孜省。皆

利無恥也。後卒。謚文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

滇俗從釋信邪。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雹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區。

加祀先師。遵豆舞佾。○兵部尚書王竑卒。竑江夏人。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為給事中。值土木之變。廷擊振黨。馬順氣節凜然。及至守城。巡邊皆有成勞。設萊賑荒。民多再造。督漕則奸貪畏憚。巡撫則恤民慕戴。心純政平。委曲調濟。蓋一代之偉人。○以黃孔昭為南京工部右

皇明法傳卷二十四
侍郎孔昭力學有守志趣卓然在文選十五年汲汲以
人才爲念始終一節有貴勢干請堅却之謝譯云見其
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退信至言也

皇明法傳卷二十四終

H957.1
7515

